

新
惊悚六计
③

越恐怖越上瘾

Huo Ren Wu Jin

活人勿近

让你冷彻骨髓、胆寒崩溃的恐怖故事

佚名等 /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Huo Ren Wu Jin

活人勿近

佚名等 /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惊魂六计/佚名等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399-3879-0

I. ①新… II. ①佚…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1190号

新惊魂六计·活人勿近

作者: 佚名

责任编辑: 刘 霁

选题策划: 博集天卷

特约编辑: 柳 易·薛 婷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张 雪

版式设计: 风 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3879-0

定 价: 48.00元(全三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部分文章,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尚请谅解,相关事宜,请与编者联系。
(jiaoliu@booky.com.cn)

新惊避六计 |
之活人勿近



目录 CONTENTS

- | | | | | | |
|-----|-----|--------|-----|-----|----------|
| 001 | 故事一 | 人血雪糕 | 142 | 故事五 | 青草香味的尸体 |
| 026 | 故事二 | 1D丢失的鬼 | 149 | 故事六 | 校花之谜 |
| 090 | 故事三 | 整蛊惊魂 | 184 | 故事七 | 红咒·404宿舍 |
| 117 | 故事四 | 黄全网吧 | 223 | 故事八 | 校园诡书 |



引子

他抽出她身体里的最后一滴血，然后就准备做雪糕了。

他擎着那个足有婴儿胳膊粗细的巨大针筒，就像一个没穿白大褂的医生，不紧不慢地走着，从卧室出去，拐了个弯，来到了厨房。厨房的四壁镶嵌着洁白无瑕的瓷砖，灯光显得很柔和，这里就是他做雪糕的地方。



他把针头拔下来，大拇指用力推着，将针筒里暗红的血浆缓缓注入案板上一个白色的瓷盆里，红色马上覆盖了盆的底部，还有一些，星星点点地溅到了盆壁上。

他在盆里倒入一点清水，接着有条不紊地先后加入了五个鸡蛋、两勺蜂蜜、两袋牛奶、少许白糖。最后，他自然没有忘记加入两片吉利丁片，这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做出来的雪糕不容易凝固，口感也不够细腻，吃到嘴里会硬茬茬的。

他用筷子把所有的原料搅拌均匀，这时候盆里呈现出的是一种新鲜的巧克力奶的色泽，空气中的味道有点甜，有点腥，说不清楚。

最后一步，他把混合好的液体小心翼翼地注入雪糕模具里，注满了十个，也就是说，这一批生产出的雪糕将是十支。他打开冰箱门，捧起模具轻轻放进冰箱冷冻的最下一格。明天一早，他精心炮制的“人血雪糕”就可以成形了，看起来同商店里的巧克力雪糕没什么分别。

关上冰箱门，他把厨房简单拾掇了一下，然后回到卧室。看到锁在暖气管子上的那具苍白的尸体，他皱起了眉头。这个女生太不争气了，每次才抽掉她500毫升血，三天才抽一次，她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希望下一个猎物能够耐活一点。

他叹了口气，他最讨厌的事，就是处理尸体了。

1

早上7点多，西京师范大学第二教学楼101大课教室，稀稀拉拉地坐了三四十个人。离第一节《现代文学史》打铃上

课还有半个钟头，大多数同学都喜欢踩着点儿进教室。

李丁缩在一个角落里看报纸。

入学一年半了，李丁除了《篮球报》，很少看其他报纸，但是今天，他破天荒地捧着张《西京晚报》看得津津有味。

放下报纸，他咂咂嘴，很遗憾地对旁边的赵甲说：“这地方没法待了，咱学校又死了个女生，这是半年来的第二起了。你看看，凶手纯粹是个变态，那女孩身上的血都被抽干了，太过分了！”

赵甲扯过报纸看了一眼，说：“是挺变态的，没准杀人的是个吸血鬼，喜欢喝人血。”

李丁说：“也不排除这种可能，你看过林正英拍的僵尸片没？里面的僵尸牙齿这么老长，往脖子上‘咔嚓’一下，就两个血窟窿，‘刺溜’一吸，跟喝酸奶似的。”

旁边一个女生脸色苍白地放下喝了一半的酸奶，不高兴地斜了眼李丁：“你说什么呢？”

李丁说：“我们说僵尸呢，继续喝你的奶，别跟着瞎掺和！”

女生说：“喝喝喝，喝你奶奶个腿，都给你说得恶心了，僵尸怎么不把你当酸奶喝了呀！”

李丁跳起来，夸张地指着女生叫道：“李小惠，你这个女人太恶毒了，居然用这么狠的话来咒我，我告诉你吧，僵尸就喜欢你这个口味的！”

女生大叫：“呸呸呸，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

她话一出口，李丁立刻扭扭捏捏做起了娇嗔状：“好坏，当着这么多人跟人家说这么肉麻的话，羞死人家了！”

旁边几个男生爆发出一阵大笑，女生这才意识到中了李丁的圈套，她抄起一个笔记本，就要动用暴力。



这时，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抱着几本书走进了教室，红色的短款羽绒服像一团火在烧。

李丁忽然像电风扇被拔了插销，刚才的疯劲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求饶似的对李小惠拱了拱手，边警那女孩边小声说：“别闹了别闹了……”老老实实地缩回座位上。

他偷眼目送着女孩在前面找了个座位坐下，一瞬间，整个教室在他眼里都变成了黑白灰三色，只有女孩的背影鲜亮耀眼如太阳。

上课了，所有人都在规规矩矩地记笔记，但李丁没有，他摊开一张淡蓝色的信纸，深深吸了一口气，开始写信。

“仲继红，你好！”他写道，“这是我写给你的第十三封信了，肯定没错，一封封地我都数着呢，也不知道这一封的命运会不会有点不同？我有个很小很小的请求，你要是有时间的话，给我回两句话行吗？也不用很麻烦地写在信纸上，你随便撕一小片废纸就行……”

李丁抬头望望女孩的方向，有点忧伤。

2

中午12点，铃声沙哑地叫起来，沉默了一上午的教学楼一瞬间复活了。

李丁边收拾桌面上的书本，边问赵甲去哪儿吃，同时，他的目光在四处寻找，那一小块红在聚向门口的人流中载沉载浮，直至消失在门外。

他悻悻地收回目光。

赵甲把书包挎在肩上，说：“出去吃。吃毛血旺。”

李丁笑起来：“不嫌恶心啊！”

赵甲也笑了：“人血被抽了，怎么猪血也吃不得了？没道理！”

李丁说：“正好，我也出去，同去同去。”

赵甲意味深长地一笑：“又去买信封邮票吧，写了几封了？”

心事被道破，李丁颇为尴尬，可嘴里仍否认：“写什么写，别瞎说八道，那是给我高中同学写的。”

赵甲马上露出不怀好意的表情：“对呀，我说的就是你给你高中同学写信，你以为我说谁呢？”

李丁笑着当胸给了他一拳：“浑蛋！”

校门口的空场上停着辆白色的献血车，大敞着车门，车身上斜靠着一排宣传板，可只有几个身穿白大褂的男女医生在车内枯坐，没有人上车献血。

不仅没人献血，拥出校门的学生纷纷躲避着这辆车，极力同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仿佛这献血车是什么不祥之物。

李丁对此嗤之以鼻，这个时候还来西京师大门口让人献血？血站这帮人也太没脑子了。现在整个学校已经人心惶惶，“谈血色变”，食堂里连血肠血豆腐都不卖了，谁还敢献血？

他指了指献血车，调侃赵甲：“要不要去献血？”

赵甲一愣，摇摇头：“别跟我开玩笑。”

李丁想起来，大一那年，赵甲在马路上见义勇为，勇斗过一个持刀歹徒，被扎了一刀，身体一直没恢复好，学校组织献血也一直把他排除在外。

这么一联系，李丁就觉得自己刚才的话倒像是在讽刺赵甲似的，忙换了个话题遮掩过去。

3

学校门外不远新开了家小文具店，门脸不大，牌匾喷绘成卷轴的模样，夹在一堆烟熏火燎的小吃部中间，倒显得气质迥异。

就像一个穿白衬衫戴黑边眼镜的人坐在一群油腻的厨子中间。

李丁和赵甲进了文具店，一个穿蓝灰色棉服的中年男人正坐在堆满了纸张及各式文具的柜台后面埋头看报纸，报纸上面露出一丛毛楂楂的黑头发。

李丁抽抽鼻子，空气中有股怪味儿，闻起来有点恶心。

“一张邮票，一个信封。”李丁说。

男人的脸从报纸后浮了上来，李丁心里忽悠了一下，就像个鱼漂，给拽进水里又弹上来。

这是张出人意料的脸。男人的脸以及裸露在外的脖颈上生着一块块白斑，整张脸仿佛一张深浅不一的地图，给人一种四分五裂的感觉。李丁听说过，这是种好像叫“白癜风”的皮肤病。

男人转身在货架上翻找了一会儿。信封放在柜台上，邮票放在信封上。

“一块钱。”他看着李丁，声音像是在锯木头。

邮票上，一个鲜红的注射器插在一节白皙纤细的胳膊上，旁边印着一行小字：

6.14国际献血日。

这是一张“国际献血日”的纪念邮票。

李丁看了看赵甲，赵甲也在看这张邮票。他回头向窗外

看了一眼，远远的，那辆献血车露出一小段车身，反射着模模糊糊的白光。

李丁掏出一块钱硬币拍在柜台上，拿起信封邮票出了门。

走出几米远，李丁感觉身旁的赵甲停住了，回过头朝那个文具店张望了一眼，眼神有些古怪。

李丁说：“你也被吓了一跳吧，那个人长得真吓人，他应该戴口罩。”

赵甲像没听见似的，他慢慢把目光收回来，问李丁：“刚才，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血腥味？”

4

仲继红：我又给你写信了，你的不理不睬令我很伤心，你干吗不对我好一点呢？我知道有很多男生在追你，给你写情书，跟你搭讪，但你别信他们，他们说得天花乱坠，嘴巴上像抹了蜜，其实都是骗子！我可以跟你保证，只有我对你的爱才是真的！

你可能不信，你是我的全部指望！每天我一觉醒来，经常会有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之感，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有时候我的内心深处像是被分成了好几个人，令我难以自控。我想，大概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

仲继红，你能跟我见一面吗？就一面，能满足我吗？

你一定要答应下来，你要是不答应，我每天都将给你写信，如果我能活五十年，就写五十年，能活一百年，就写一百年，我还会跟随你，这一辈子你都休想离开我的视线……



5

与上一个女生遇害相隔不到一个月，西京师范大学又一个女生失踪了。女生叫仲继红，中文系大二在读，尖尖的下巴，笑起来像一汪泉水。失踪那天是周五，傍晚时分，有人看见她穿着件火红的羽绒服满脸不高兴地走出了校门，然后，她就像一团火熄灭在黑暗里，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周六和周日学校里基本是空荡荡的，没有人会留意一个女孩的去向。

周一她没有出现，周二也没有，周二晚上，她同寝室的几个女孩跑去找辅导员王珩，王珩的脸立刻就白了。

联系她远在几百里外的父母，女孩并没有回家。

挨个询问她的同学和朋友，连多年没有联系的小学同学都打电话询问了，仍旧没有半点消息。

学校这才报了警。红红蓝蓝的警灯在西京师范大学里如同霓虹灯那样闪烁起来，把校园的夜晚染上一层动荡不安的色彩。

第二天白天上大课时，赵甲问李丁：“你这两天没有给你的高中同学写信？”

李丁摇了摇头，表情有点木然。

他说：“看来以后也不用写了。”

那个晚上，李丁和赵甲不约而同地梦到了那个女孩。

赵甲的梦颜色鲜艳。一个四壁雪白的房间里，女孩穿着红衣服，手里举着根暗红色的巧克力雪糕，笑吟吟地请他吃，他接过来咬了一口，黏糊糊的，味道很好，雪糕有点融化了，红色的液体“滴滴答答”地落到白色的地板砖上。女

孩自己也嘬了一口，吧唧吧唧嘴，有点遗憾地对赵甲说：“我的血没有以前甜了。”

同一时间，在李丁梦里出现的却是一个光线惨淡的房间，到处都飘浮着阴影。女孩被固定在一张白色的小床上，像死去了似的一动不动。一个个子很高、戴着白口罩的男人从黑暗中缓缓走出来，他手里抱着个矿泉水瓶粗细的巨大白色针管，就像是抱着一挺水枪。他来到女孩身旁，弯下腰，捏住女孩的手腕，耐心地找到她的静脉血管，然后他开始一筒一筒地抽起她的血来，每抽一筒，女孩的皮肤就白上一些。他抽得有条不紊，抽出来的血就倒进旁边的一个器皿里。李丁看到女孩的皮肤渐渐坍塌下去，最后，她的血被抽干了，针管发出了干燥的“刺啦”声，女孩干瘪下去，像被咀嚼过的甘蔗，她的皮松垮垮的，就像一件大两号的白大褂蒙在一副干巴巴的骨头架子上……

6

一头白发的赵教授刚宣布下课，赵甲就给李丁打了个电话，忧心忡忡，口气生硬：“李丁，你在哪儿呢？”

“在外边，有点事。”

“你怎么好几天都没来上课了，‘四大名捕’之首赵玄平的课你也敢旷，还想不想过了？”

“没事，再说吧。”

“你最近到底在搞什么，能不能跟我交个底？我觉得你有点不对劲。”

“我挺对劲的。”

“你不对劲，我能感觉得出来，你最近好像背着人在忙



活些什么。你说，你是不是一直在你租的房子里？”

李丁不说话了，半晌话筒里才响起他的声音：“你问那么多干吗？”

电话里响起了“滴滴”的忙音，像一串省略号。

旁边，李小惠一边收拾书一边问赵甲：“李丁还活着呢？好几天没看着他了，我还以为他被僵尸抓走了呢。”

接着，她八卦起来：“（2）班的仲继红失踪后，李丁什么反应？傻子都能看出来他喜欢人家，他有没有郁郁寡欢，茶饭不思，或者长吁短叹呢？”

“没有。”赵甲干脆地回答。

“哎呀！”李小惠瞪大了眼睛，仿佛受了莫大的伤害，很失望地连声嚷道，“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小没良心的……”

7

寒风呼啸，天空一片铅灰色，看样子晚上会有场急雪。

李丁站在一栋居民楼下，竖起棉服的衣领，挡住了半张脸。他仰头往楼上看。

这是个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建的小区，整个小区也就十来栋楼，外墙被刷上了土黄色的涂料，像是刚刚不久，肤浅的焕然一新仍然遮掩不住楼体的破败。

六楼靠南面的那个房间，拉着黑色的窗帘，像盲人的眼。

李丁在楼下徘徊了一圈，前后左右观望，见没有人注意到他，悄然进了楼洞。

一层层地上楼，脚步声沉闷空洞，荡起一声声回响，声控灯逐一亮起，在半明不暗的楼道里，这些灯光显得无

足轻重。

上到六楼，李丁在一扇暗红色的铁门前站定，他伸手在牛仔裤口袋里费力地摸索了一阵，“叮叮当当”地掏出了一串钥匙。

他从里面挑出一把已经有些发黑的铝钥匙，对准锁孔插进去。

8

辅导员办公室的门虚掩着，赵甲敲了两下，推门进去。

王珩在办公桌后站起身，语气中带着埋怨：“你来了，找你半天了。”

他指着坐在桌边的一个穿着黑夹克的男人介绍道：“这是市刑警队的方队长，问你什么你就照实说。”

方队长三十多岁，体格高大，下巴上胡楂青幽幽的。他冲着赵甲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问：“你是赵甲吧，听说你跟李丁关系不错？”

“还行吧，去年一个寝室住过，有时候一起上课，一起打打篮球什么的。”

“李丁在外面租房住？”

“嗯，半年多了，他说将来打算考研，在外面住便于学习。”

王珩插话说：“现在学生出去租房的挺多，学校也不强令禁止。”

警察继续问：“他租的房子在哪个小区？”

“这个不清楚，李丁从来没请我们去过他那，他这人好像有洁癖。”



警察问：“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李丁有反常的地方？”

赵甲想了想说：“有一点儿，他都一周没来上课了，神秘兮兮的，也不知道在搞什么。”

警察眼睛里倏地亮了一下，脸上却仍不动声色。

“听说他暗恋那个失踪的女孩？”

“是有点那个意思吧，这个我也说不清，他也没明说过。”赵甲揉揉鼻子答道。

“那他有没有给女孩写过情书？”

“嗯……写，写过。”

警察拉开一个黑色的文件包，拿出两张信纸，摊开放在赵甲面前：“这是从仲继红宿舍里找到的一封情书，你仔细辨认一下，是不是李丁写的？”

赵甲拿过去翻看了一会，那警察看着他，也不做声。

赵甲舔了舔嘴唇，点头：“是他的笔迹，我可以肯定。”

警察点点头：“好了，你可以走了，有事的话再找你。”

看着赵甲的背影消失在门口，辅导员王珩凑过来：

“方队长，你们真怀疑李丁？这孩子平时表现挺好，不可能杀人吧。”

警察微微一笑：“你们做老师的看自己的学生都挺好，这就是教师和警察的区别，我们只靠证据说话。”

“已经找到证据了？”王珩有点紧张。

警察笑笑：“有学生反映仲继红失踪那天，那个叫李丁的男生曾经在女生宿舍楼下徘徊，而且他长期给仲继红写情书示爱，仲一直没有回应，他难免心生怨恨，在我们办案的过程中，这种‘由爱生恨’的情况导致犯罪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认为他具有犯罪动机。再者，他长期在外单独租房，具备犯案条件。不过最关键的，从我手中这封